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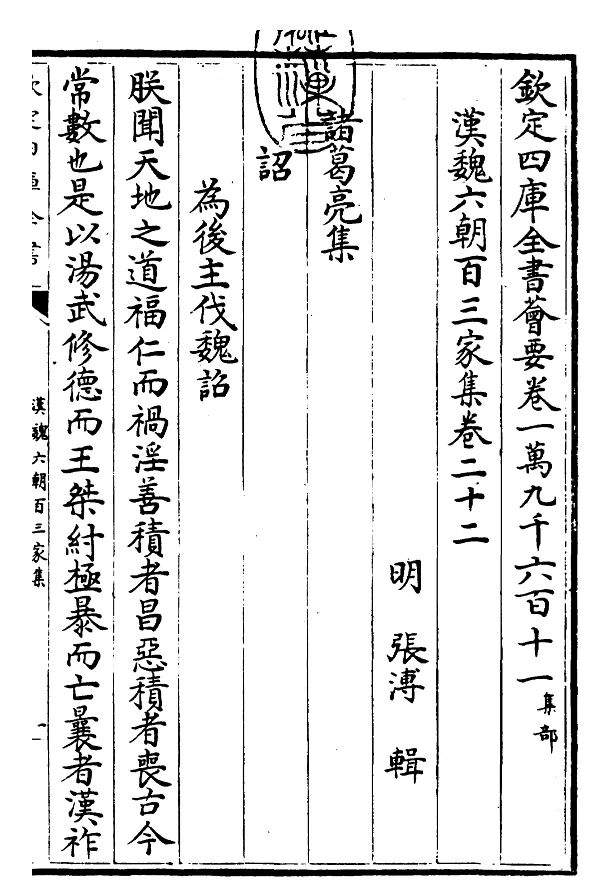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二

明 張溥 輯

諸葛亮集

詔

為後主伐魏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

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内懷無君之心子丕孤竪敢尋亂階盜㨿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膺祖宗之重六合壅

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

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傚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

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絶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

下俾稱朕意焉

表

羣下上漢帝請先主為漢中王表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遇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

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絶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内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

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
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
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内英雄望
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
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絶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
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
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
天下内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

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請宣大行遺詔表

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

期後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
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
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
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
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
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毎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指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

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

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舉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

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閒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

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

也

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薦呂凱表

呂凱為永昌郡吏雍闓降吴吴署闓為永昌太守凱與府丞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亮南征上表會凱為叛夷所殺以其子祥嗣侯

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

彈李平表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横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

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彈廖立表

長水校尉廖立生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毁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

又

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快快懷恨

臨終遺表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

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衆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舉蔣琬؍表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奏

上言追尊甘夫人為昭烈皇后甘生後主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先主薨亮上言追尊為后

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

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繇生也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
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
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
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
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
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
儀別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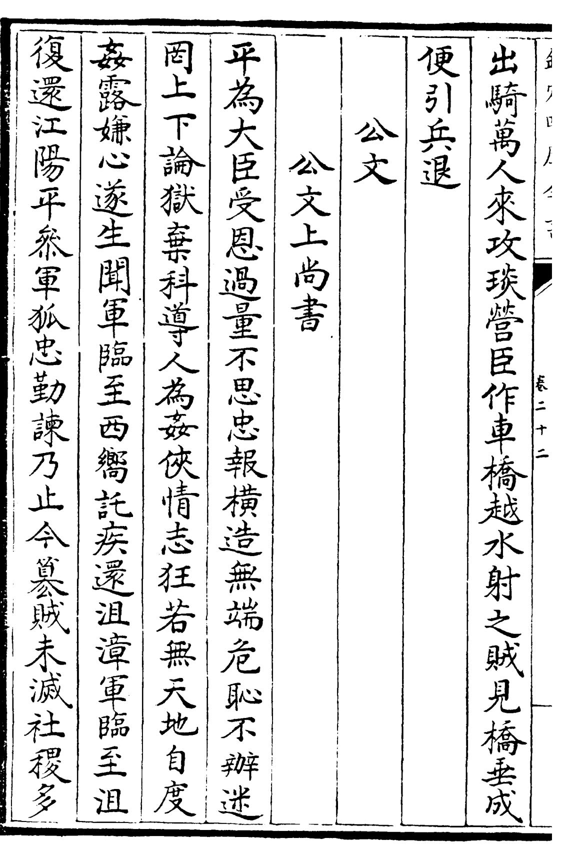
疏

街亭請自貶疏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料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上事疏

臣先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以二十日



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車橋越水射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公文

公文上尚書

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横造無端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姦侠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彖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

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

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叅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叅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叅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叅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叅軍武畧中郎將臣杜祺行叅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畧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禄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教

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軍於

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答蔣琬教

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亮答之

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作斧教

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鹿角壞刀斧千餘枚賴賊已走問自令作部刀斧百枚用之百餘日初無壞者爾乃知彼主者無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

黜來敏教

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

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今上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與張裔教

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菜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稱姚伷

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教

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又

若賊騎左右來至徒行以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蒙陣而待之地狹者以鋸齒而待之

與參軍掾屬教

任重才輕故多闕漏前參軍董幼宰每言輒盡數有諫云雖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于國如亮可以少其過也

教

作部作七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又

勑作部皆作五折鋼鎧十折矛以給之

書

答關雲長書

孟起兼資文武雄力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

與杜微書

微先為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先主定蜀微稱聾閉門不出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微為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亮以微不聞人語于坐上與書

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淸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

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

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

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

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

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絶守勞

而已不圖自屈也

答杜微書

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

答之拜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曹丕篡弑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恠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

答李嚴書

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之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黙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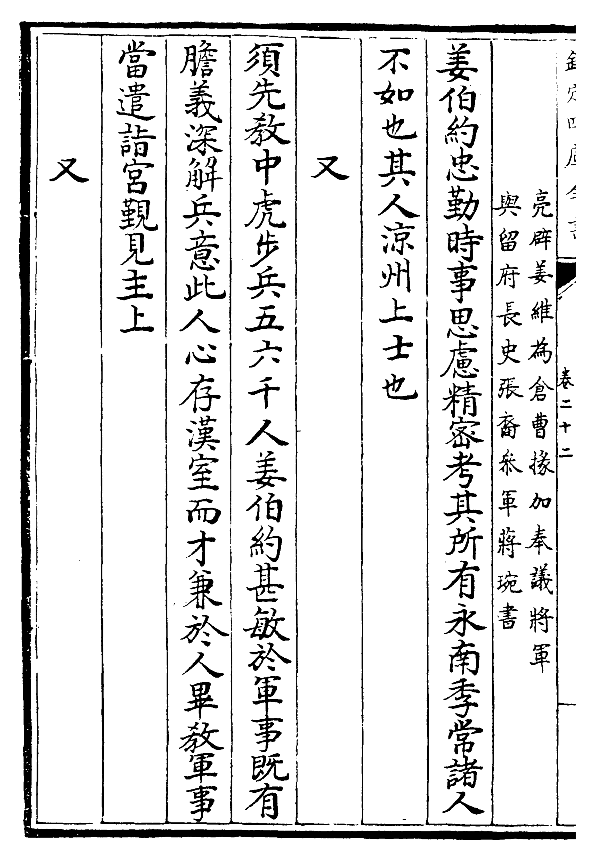
吾受賜八十斛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

與張裔書

亮北住漢中欲用裔為留府長史問楊洪對曰裔天姿明察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初裔子為洪吏微過受罰裔以為恨時或疑洪自欲作長史或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論者由是明洪無私

君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

與張裔蔣琬書



亮辟姜維為倉曹掾加奉議將軍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

又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又

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為朝中損益多矣

與蔣琬董允書

李平坐誣罔勝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

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與孟達論李嚴書

部分如流趨舍罔滞正方性也

與李豐書

初亮以李嚴子豐為江州都督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平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呼亮來還軍退乃更陽驚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後主說軍詐退欲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書疏表廢為民又敎與平子豐後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詘亦乃克復思

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寛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與劉巴書

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與孟達書

達與劉封不和叛歸魏為新城太守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詣亮言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將北伐欲誘達為外援乃與達書達得書數相交通欲叛魏魏遣司馬懿征之即斬達

往年南征歲末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

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

與陸遜書

家兄年老而恪性踈今使𭔃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恪為亮兄瑾之子孫權置節度官典掌軍糧將用恪亮與遜書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

與步隲書

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塚在武功東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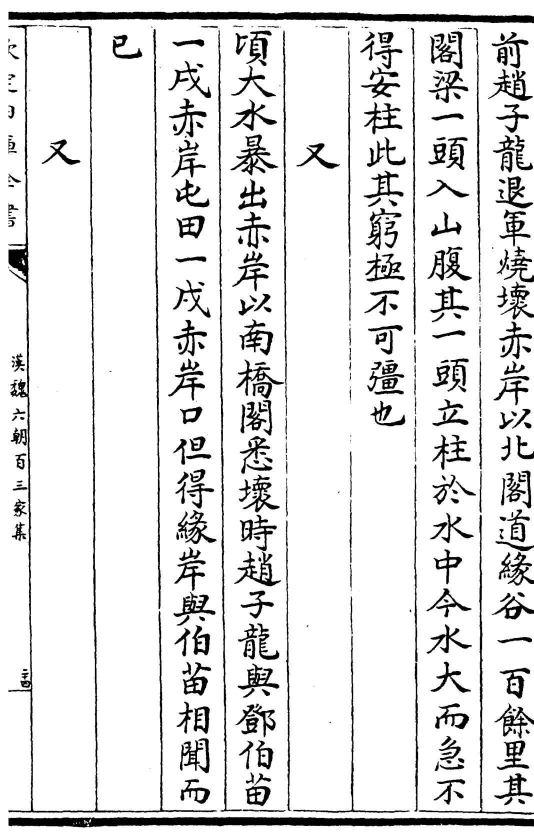
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與兄瑾書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又

蜀志趙雲本傳云亮駐漢中出軍揚聲由斜谷道令趙雲與鄧芝往拒曹真而身攻祁山雲芝之兵敗敵彊失利於箕谷又趙雲別傳云雲敗退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士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按與瑾此二書似即其事也


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岸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彊也

又

頃大水暴出赤岸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岸屯田一戍赤岸口但得緣岸與伯苗相聞而已

又

渭水又東與陽溪合上承斜水水自斜谷分注綏陽溪北屆陳倉入故亮與兄瑾書

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絶重谿水縱横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入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

又

震為衛尉入吳賀孫權踐祚亮與瑾書

孝趨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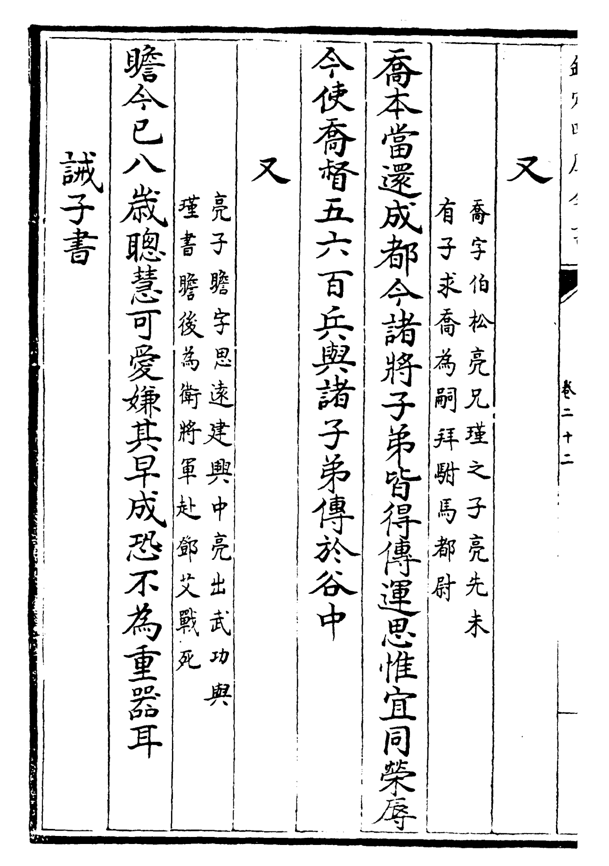
孫松字子喬權弟子爲射聲校尉卒亮與瑾書

既受東朝厚恩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又

殷禮字往嗣吳郡雲陽人通占候張温以入蜀亮見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與瑾書

殷往嗣秀才今之僑肸者也



又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子亮先未有子求喬為嗣拜駙馬都尉

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又

亮子瞻字思遠建興中亮出武功與瑾書瞻後為衛將軍赴鄧艾戰死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

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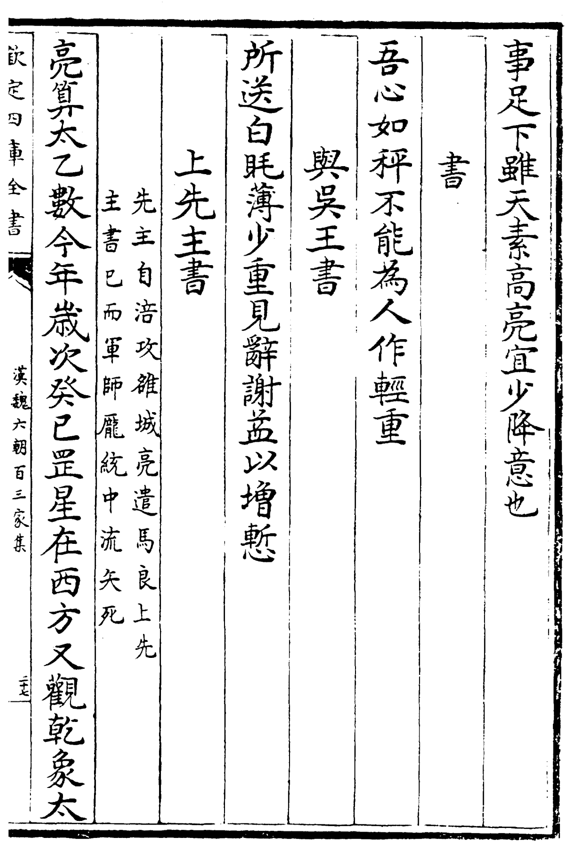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誡外生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絶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彊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承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又與劉巴論張飛書

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今收合文武以定大



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書

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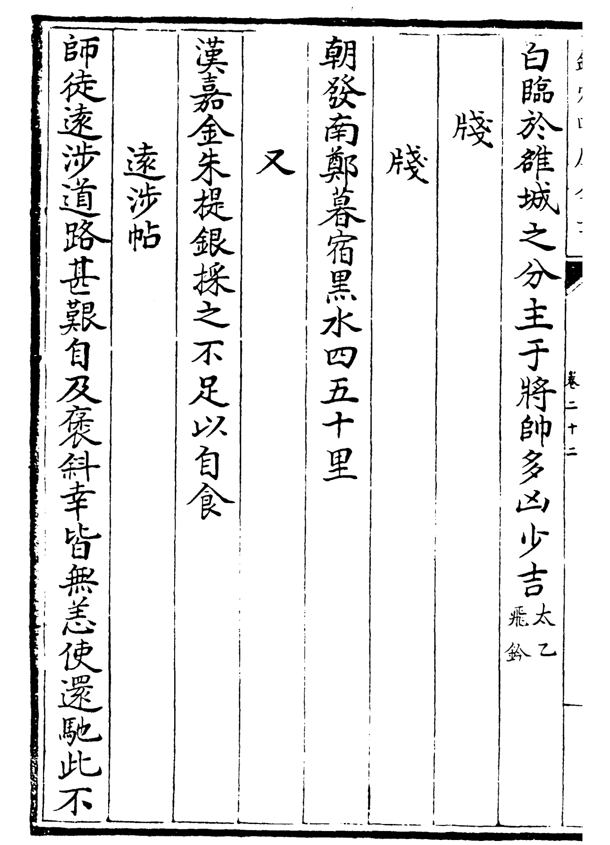
與吳王書

所送白氎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上先主書

先主自涪攻雒城亮遣馬良上先主書已而軍師龐統中流矢死

亮筭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



白臨於雒城之分主于將帥多凶少吉太乙飛鈴

牋

牋

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

又

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

復具

議

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諫稱莽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茍免者耶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

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鋭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説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横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内况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而礙

者哉

絶盟好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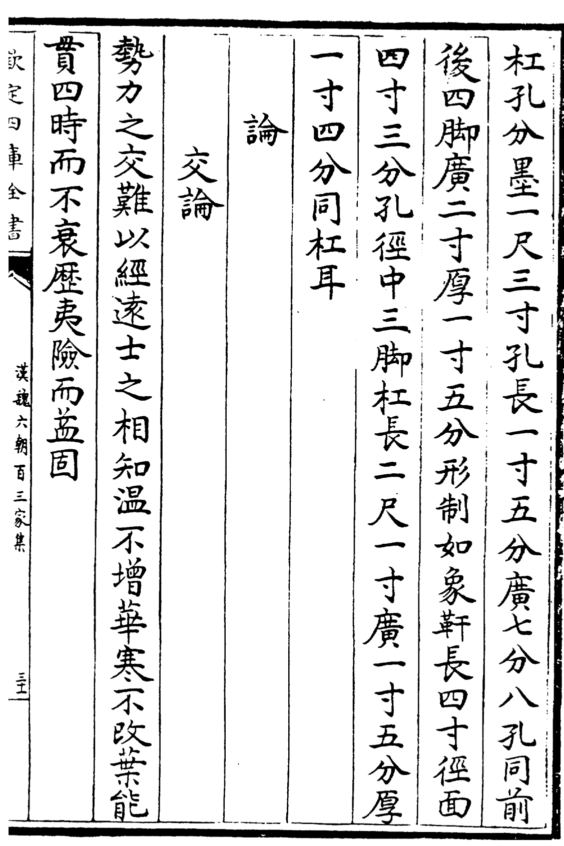
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法

作木牛流馬法

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

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
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
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
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
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
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
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
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



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論

交論

勢力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温不增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記

黄陵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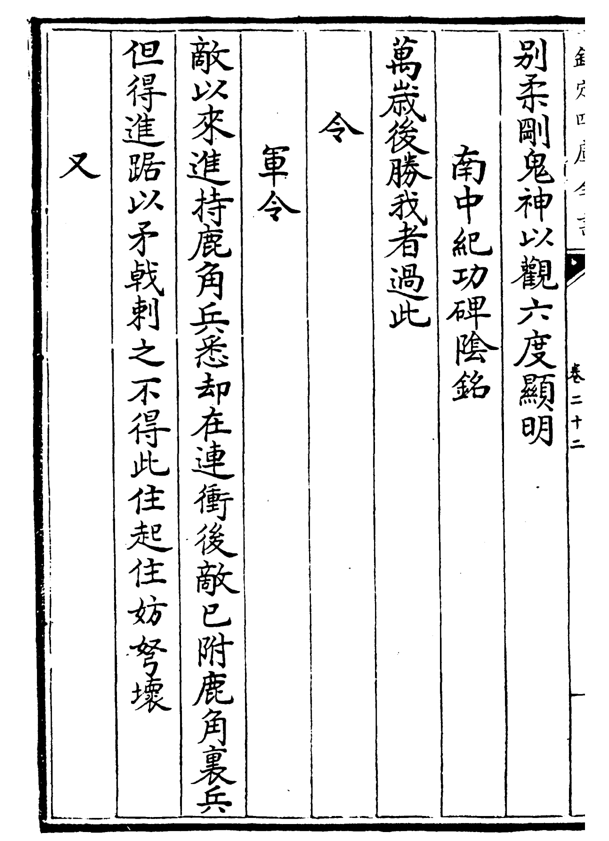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揔師趨蜀道履黄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邪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孰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眉

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竪一旌旗右駐一黄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黄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兹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號目之曰黄牛廟以顯神功

碑

司馬季主墓碑

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



别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南中紀功碑陰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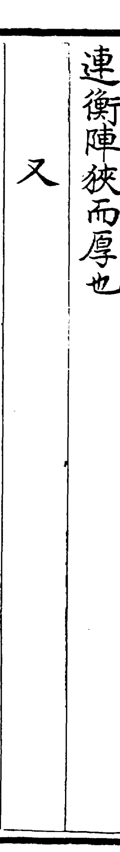
萬歳後勝我者過此

令

軍令

敵以來進持鹿角兵悉却在連衝後敵已附鹿角裏兵但得進踞以矛戟刺之不得此住起住妨弩壞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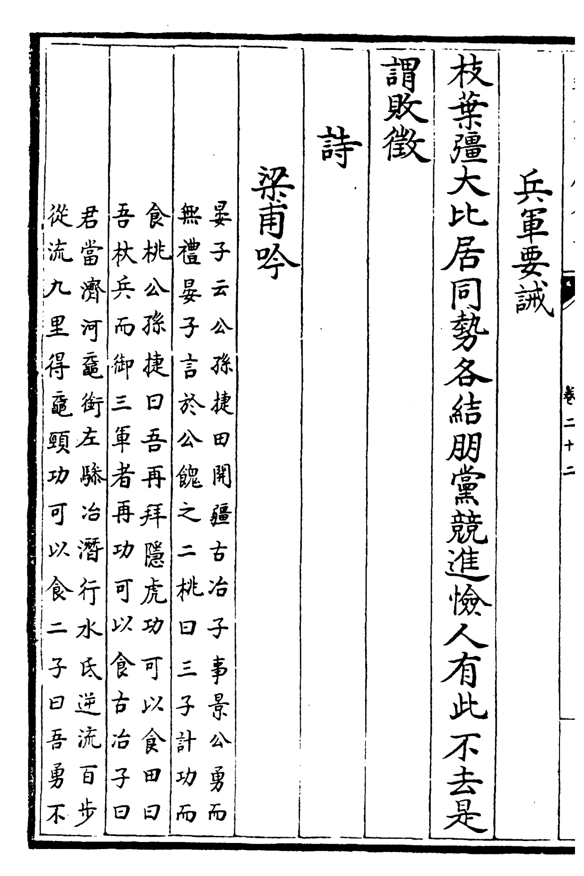
連衡陣狹而厚也

又

荆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即人心不悦凡有游户皆使自實因錄以一衆可也

軍令

始出營竪矛戟舒幡旗鳴鼓角三里辟矛戟結幡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竪矛戟舒幡旗鳴鼓角復結幡旗鳴鼓角違令者髡



兵軍要誡

枝葉彊大比居同勢各結朋黨競進憸人有此不去是謂敗徵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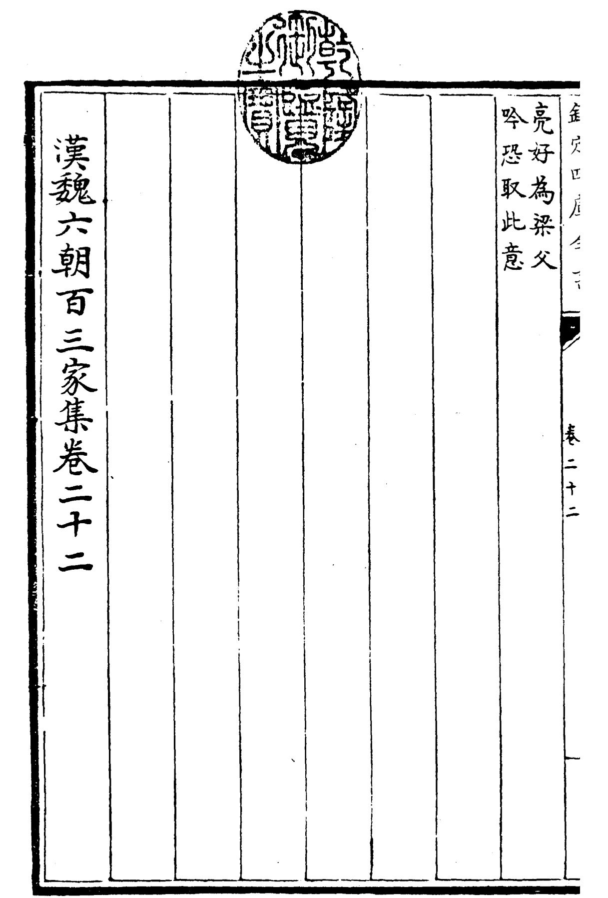
梁甫吟

晏子云公孫捷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捷曰吾再拜隱虎功可以食田曰吾杖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君當濟河黿銜左驂治潛行水氏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黿頭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

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冶曰二子死之冶獨不逮又刎頸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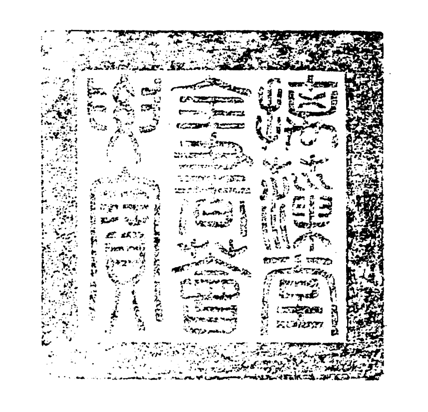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滄浪詩評云孔明梁甫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追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強古野子西溪叢語云李善陸詩註蔡邕琴頌云梁父悲吟不知名為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沮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



亮好為梁父吟恐取此意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沈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十二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三

明 張溥 輯

魏武帝集

令

春祠令

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劒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

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受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列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述志令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内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内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絶賓客往來之望

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兖州破降黄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

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

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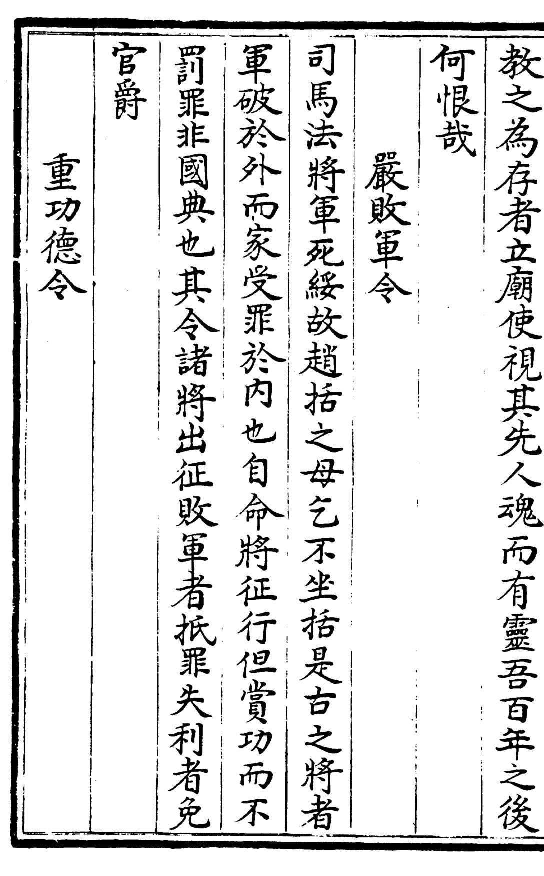
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吾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

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

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户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户二萬但食武平萬户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軍譙令

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畧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以來將士絶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



教之為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嚴敗軍令

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重功德令

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鬬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建學令

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

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户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

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

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舉士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選舉令

國家舊法選尚書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筆真草有才能謹慎典曹治事起草立義文以草呈示令僕訖乃付令史書之耳書訖共省讀内之事本來臺郎統之令史不行知也書之不好令史坐之至於謬誤讀省者之責若郎不能為文書當御令史是為牽牛不可以服箱而當取辯於繭角也

選令

諺曰失晨之雞思補更鳴昔季闌在白馬有受金取婢之罪棄而弗問後以為濟北相以其能故

選令

令詔書省隷宮鍾校尉司材智決洞通敏先覺可上進叅軍事以輔闇政

求逸才令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

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求直言令

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誡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

大誨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耶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吾將覽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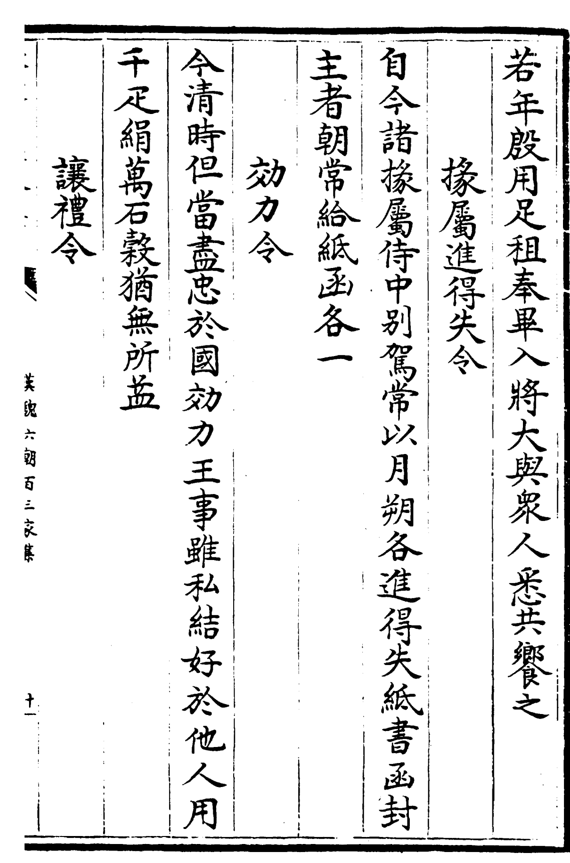
封功臣令

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反復

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

分給諸將令

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頼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戸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于陳蔡者庶以疇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



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

掾屬進得失令

自今諸掾屬侍中別駕常以月朔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朝常給紙函各一

効力令

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効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足絹萬石穀猶無所益

讓禮令

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

抑兼并令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禁比周令

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

存恤令

自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

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絶廪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

給貸令

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以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廪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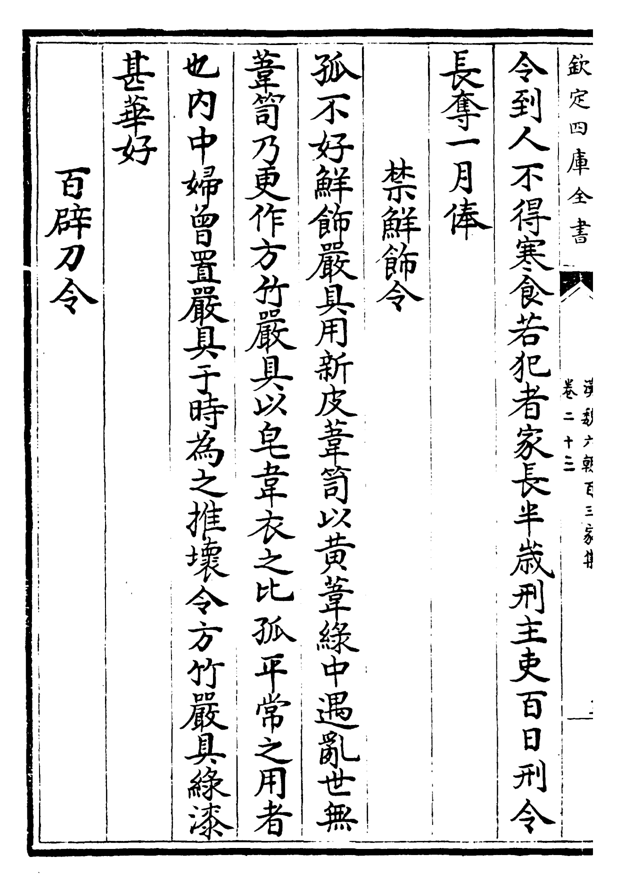
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

慎刑令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仕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

禁絕火令

聞太原上黨四河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



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禁鮮飾令

孤不好鮮飾嚴具用新皮韋笥以黄韋緣中遇亂世無韋笥乃更作方竹嚴具以皂韋衣之比孤平常之用者也内中婦曾置嚴具于時為之推壞令方竹嚴具緣漆甚華好

百辟刀令

百鍊利器以辟不祥攝服姦宄者也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者將以次與之

修盧植墳墓令

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修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褒泰山太守吕虔令

夫有其志以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兖古今一也

表封田疇令

蓨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眞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

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爲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下田疇讓封令

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

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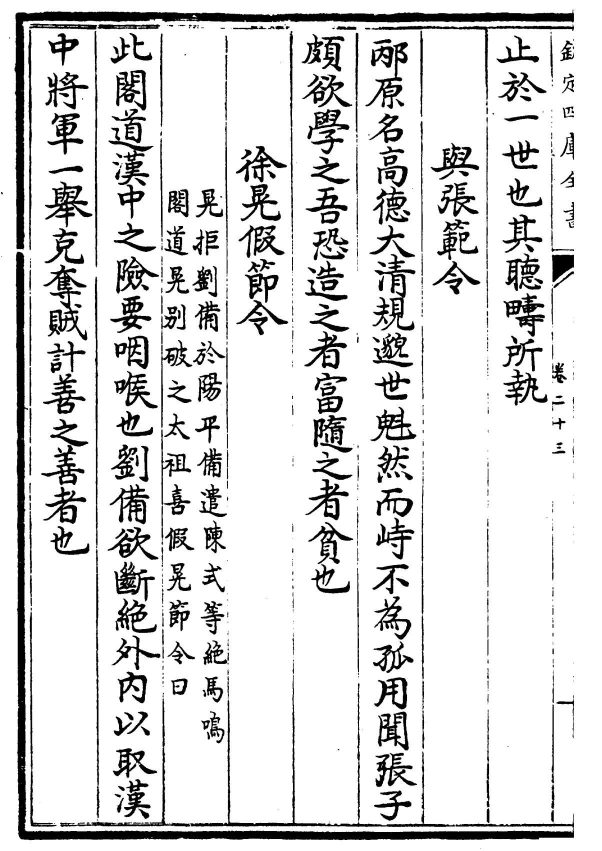
與張範令

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

徐晃假節令

晃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絶馬鳴閣道晃别破之太祖喜假晃節令曰

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絶外内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



勞徐晃令

晃振旅還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舉酒勸晃曰全樊襄將軍之功也

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國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

下州郡美杜畿令

昔仲尼之於顔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

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賜杜畿令

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

與辛毗令

太祖攻鄴克之表毗為議郎久之遣都護曹洪平下辨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

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

輕矣

與邴原令

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大祖轉原五官長史令曰

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

辟王必令

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

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

拜高柔為理曹掾令

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臯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

下諸侯長史令

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

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

諸兒令

令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列孔融罪狀令

大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

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

丁幼陽令

昔吾同縣有丁幼陽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學問材器吾愛之後以憂恚得狂疾即差愈往來故當共宿止吾常

遣謂之曰昔狂病儻發作持兵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輒遣不與共宿

表青州刺史劉琮令

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

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牋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禄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壽陵令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使廣為兆域使足相容

遺令

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蠲河北租賦令 下并九年

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

更始令 下并十年

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

讓九錫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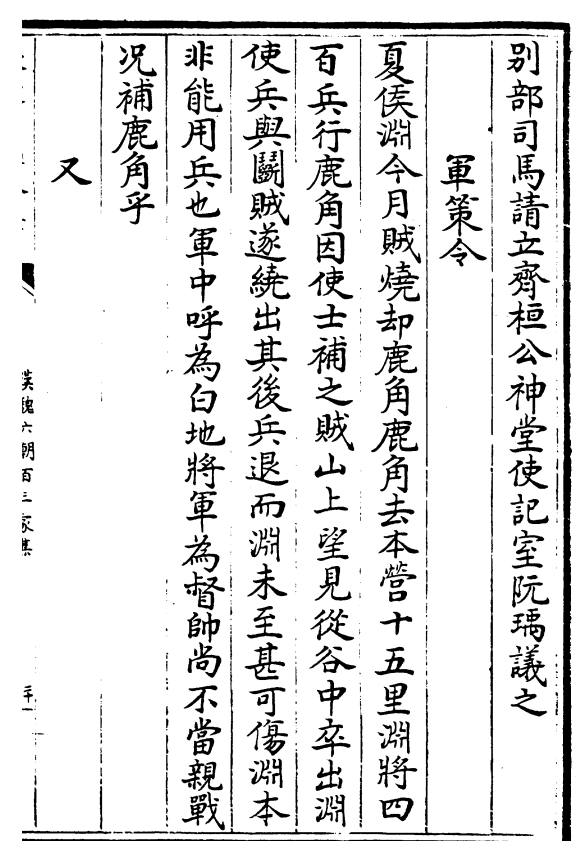
建安十八年夏五月獻帝使御史大夫郗慮策命大祖為魏公加九錫公下令前後三讓乃受命

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剏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遣使令

夫遣人使于四方古人所慎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

褒賞令



別部司馬請立齊桓公神堂使記室阮瑀議之

軍策令

夏侯淵今月賊燒却鹿角鹿角去本營十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補之賊山上望見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鬬賊遂繞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至甚可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為白地將軍為督帥尚不當親戰況補鹿角乎

又

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卑手刀時北海孫賔碩來候孤譏孤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共作刀耶孤答曰能小復能大何害

又

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練不與今時等也

鼓吹令 書鈔令云孫子用兵常以少敵衆

孤所以能常以少兵敵衆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士愛馬也不多樂署吏為戰士愛糧也

論將令

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大功永代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

設官令

魏諸官印各以官為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章

賜夏侯惇伎樂名倡令　惇從征孫權還使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

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况將軍乎

襃夏侯淵令　枹罕宋建自號河首平漢王淵討建斬之隴右平太祖下令

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

論功行封二荀令

忠正密謀撫寧内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

稱荀攸令　魏氏春秋

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

又令

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誅崔琰令詳在崔琰與楊訓書

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

省西曹令毛玠為東曹掾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後議所并省咸欲省東曹太祖知其

情令

日

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

徐奕爲中尉令魏國建奕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反中尉楊俊左遷乃以奕爲中尉手令曰

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

諸子選官屬令遂以邢顒爲平原侯家丞

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

蔣濟為揚州別駕令 温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

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蔣濟為丞相西曹屬令

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

棗祗子處中封爵令 魏武故事

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兖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

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黄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説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懐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

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

褒杜畿令

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閒然矣

原劉廙令 魏諷反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令特原不問

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

議復肉刑令陳羣

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

禁用誹謗令

魏氏春秋曰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矯才下令

喪亂以來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報和洽論毛玠令玠為尚書僕射以崔琰誅死內頗不悅後坐議黥面刑太祖怒收付獄和洽救玠遂免廢于家

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

杜襲為留府長史令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

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內誡令

孤有逆氣病常儲水卧頭以銅器盛臭惡前以銀作小方器人不解謂孤善銀物令以木作

又

吏民多製文繡之服履絲不得過隆紫金黄絲織履前於江陵得雜綵絲履以與家約當着盡此履不得效作也又令云吾被皆十歲也歲歲解浣補納之○又令孤本欲自立精舍令遂為討賊○又令房户不潔聽燒

楓膏及
蕙草

臨淄侯曹植犯禁令由是垂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自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遺命諸子

吾死之後葬於鄴之西岡上與西門豹祠相近無藏金玉珠寶餘香可分諸夫人不命祭吾妾與伎人皆著銅雀臺臺上施六尺牀下繐帳朝晡上酒脯粻糒之屬每

月朝十五輒向帳前作伎汝等時登臺望吾西陵墓田

與衛臻令 臻為黄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大祖令

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

請鍾繇叅軍令

令詔書省司隸官鍾校尉材智決洞通敏先覺可上請叅軍事以輔闇政

教

議田疇讓封教

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爲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爲復使令司隷以決之

授崔琰東曹掾教

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征吳教

魏畧賈逵為丞相主簿太祖欲征吳大霖雨軍不顧行恐有諫者下教逵與同僚共作諫草入白太祖怒收送獄既而復教原之

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

復教

逵無惡意原復其職

與張遼等教

操征張魯漢中使張遼李典守合肥教與遼及吳主孫權率衆圍合肥乃共發教大勝之

若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

賜袁渙家穀教

渙爲魏國郎中令卒太祖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

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表

上言破袁表

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説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

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内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

讓費亭侯表

臣伏讀前後策命旣錄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思義屛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以絶子孫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絶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絶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録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何能

克堪

又讓封表一作上讓封書

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為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效績非臣之勲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戟竝受爵封曁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為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

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量非臣尫頑所能克堪

讓增封武平侯表

伏自三省姿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無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續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效昔齊侯欲更晏

嬰之宅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卒違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爲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殞越豈敢飾辭

讓增封表

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夏結比章歸闓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爲臣身免於茍取

讓還司空印綬表

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忝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事斗筲處之民其瞻觀水土不安姦宄未靜臣常媿辱憂爲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慙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隕越

讓九錫表

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怔營心如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

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

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謝襲費亭侯表

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厠豫功臣克定冦逆援立孝順

皇帝謂操不忘獲封茅土聖恩明發遠念桑梓日以臣

為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才之豊否既勉襲爵邑忝厥祖

考復寵上將鈇鉞之任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內比鼎臣

外參二伯身荷兼綬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

輔殷昆吾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錫臣束脩無稱統御無績比荷殊寵策命褒績未盈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顯以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

領兗州牧表

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夷覆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偽假實條不勝華寵感讖誚益以維谷

陳損益表

陛下即祚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内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强兵用賢任能臣以區區之質而當鍾鼎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竭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

拜九錫謝表一作謝策命魏公書

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
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
命推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
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
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
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
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
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

發感意開國備錫以既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顔悚懼受詔

請封荀彧為萬歳亭侯表

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

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畧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繇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

請增封荀彧表

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推大逆覆取其衆此彧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兖豫利既難邀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

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勲乞重平議疇其戶邑

請封田疇表

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

野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

請䘏郭嘉表

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

宗孫叔敖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誠賢君殷勤
於清良聖祖惇篤於明勲也故軍祭酒洧陽亭侯頴川
郭嘉立身著行稱茂鄉邦與臣參事盡節為國忠良淵
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
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吕布西
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
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
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繇嘉方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效

薄命夭殞不終美志上為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為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柩悲慟仁恩降下念發五內今嘉隕命誠足憐傷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户褒亡為存厚往勸來也藝文無宜追贈等句

獲宋金生表

臣前遣討河內獲嘉之屯獲生口辭云河內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云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為汝守不從

其言者即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跡臣輒部武猛都尉呂納等兵掩捉得生輒行軍法

請封荀攸表 於是封陵樹亭侯

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

請增封郭嘉表

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

糜竺領嬴郡太守表 竺字子仲東海朐人與弟芳皆去官從先主入蜀為安漢將軍

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

上獻帝器物表

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四石銅鋗四枚五石銅鋗一枚御物有純銀粉銚一枚 又制度奏云三公列侯門施內外塾方三十畝

奏事

破袁尚上事

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即厲精鋭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陳軍被堅執鋭朱旗震耀虎士雷譟望旗眩精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尚單騎遁走捐棄僞節鋭鈇大將軍邟鄉侯印各一枚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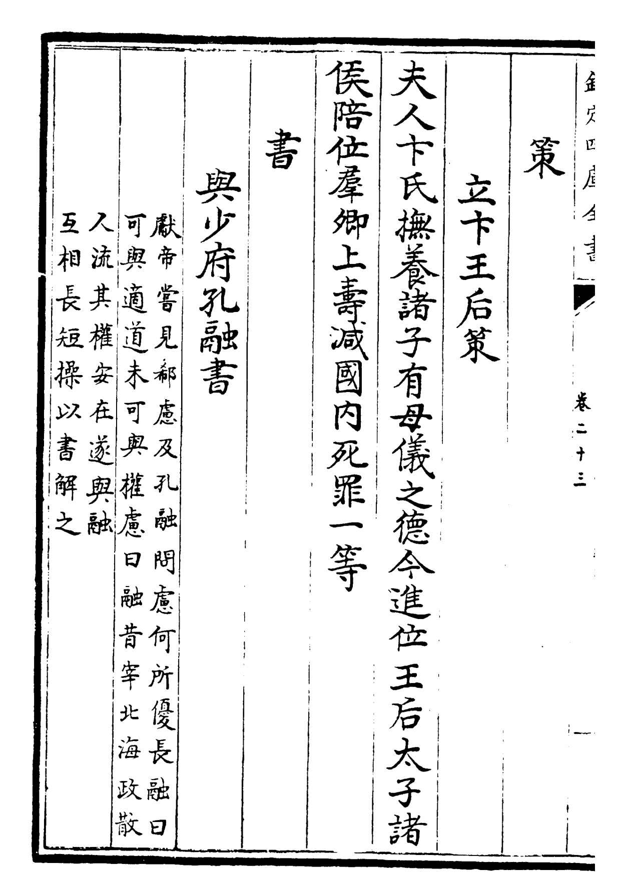
上九醞酒法奏

臣縣故令南陽郭芝有九醖春酒法用麴三十斤流水五石臘月二日清麴正月凍解用好稻米漉去麴滓便釀法飲曰譬諸蟲雖久多完三日一釀滿九石米止臣得法釀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飲若以九醖苦難飲增為十釀差甘易飲不病今謹上獻

上雜物疏

御服三十種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　御物有漆畫韋枕二枚貴人公主有黑漆韋枕三十枚　御物三十種有

純金香爐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爐四枚
皇太子有純銀香爐四枚西園貴人銅香爐三十枚
御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一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
十枚　御雜有漆圓油唾壺四枚　御雜物有純銀盤
又有容五石銅澡盤　御物有純銀鏤帶漆畫書案一
枚　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御
雜物用有純銀澡豆匳純銀括鏤匳　御物有銀鏤漆
匣四枚　油漆畫嚴器一純金參帶畫方嚴器一



策

立卞王后策

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内死罪一等

書

與少府孔融書

獻帝嘗見郗慮及孔融問慮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操以書解之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緜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

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選注云路粹代

與太尉楊文先書

彪子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臨菑矦植以才捷愛幸修為之羽翼幾為太子後植見疏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修頗有才策又袁氏之甥以罪誅之操與彪書

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枚官

絹五百疋錢六十萬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青犉牛二頭八百里騂騮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鈴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韡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

與王修書

修為司金中郎將陳黄白異議因奏記太祖甚然之乃與修書

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談名實相副

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遏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嬀滿建侯於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意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擧君爲首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爲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

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蠡測海為蚍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滯冶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鼃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為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間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

勲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

與荀彧書

太祖錄彧前後功表封彧萬歲亭侯彧固辭無野戰之勞太祖與彧書彧乃受

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

報荀彧書

初太祖與袁紹相拒兵少糧盡圖欲還許及紹破敗以河北未易圖欲南征劉表彧並諫

止因表上二策復增彧邑千户彧深辭讓太祖以書報之

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而已前後謙冲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君密謀安衆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耶

與荀彧悼郭嘉書

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

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又與荀彧悼郭嘉書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絶於人又以多病畏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與鍾繇書

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

與荀攸書

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

與閻行書

行始隨韓約使詣太祖太祖表拜犍爲太守行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謂約宜遣一

子會約討張猛留行守營馬超反謀舉約為都督行不欲令與超合及超破走行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手書與行

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

報蒯越書

越臨終與太祖書托以門戶太祖報之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

將聞孤此言也

答朱靈書

太祖平冀州遣靈守許南戒之曰冀州新兵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須以道寛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答之

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内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

報楊阜書

阜為涼州别駕馬超攻兾害刺史韋康阜有報超之志未得其便阜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因過歷候叙母說康被害叙母慨然勅從阜討超超襲歷城得叙母母罵而死超南奔張魯隴右平太祖封阜關内侯

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葢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録必不墜於地矣

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報劉廙書

答袁紹書

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答呂布書

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

遺孫權書

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又遺孫權書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與王芬書

冀州刺史王芬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

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事外有羣卿同

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

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

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

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不克不亦危乎

為兖州牧上書

山陽郡有美梨謹獻甘梨三箱

尺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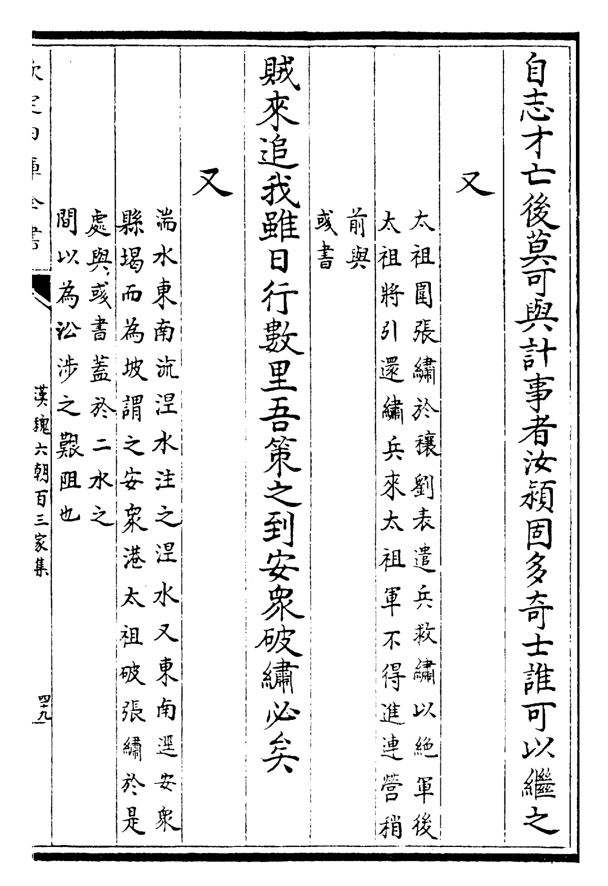
報荀彧

太祖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其宜復置九州者以為冀部所統既廣天下易服太祖將從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因報彧

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

又

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彧書或薦郭嘉



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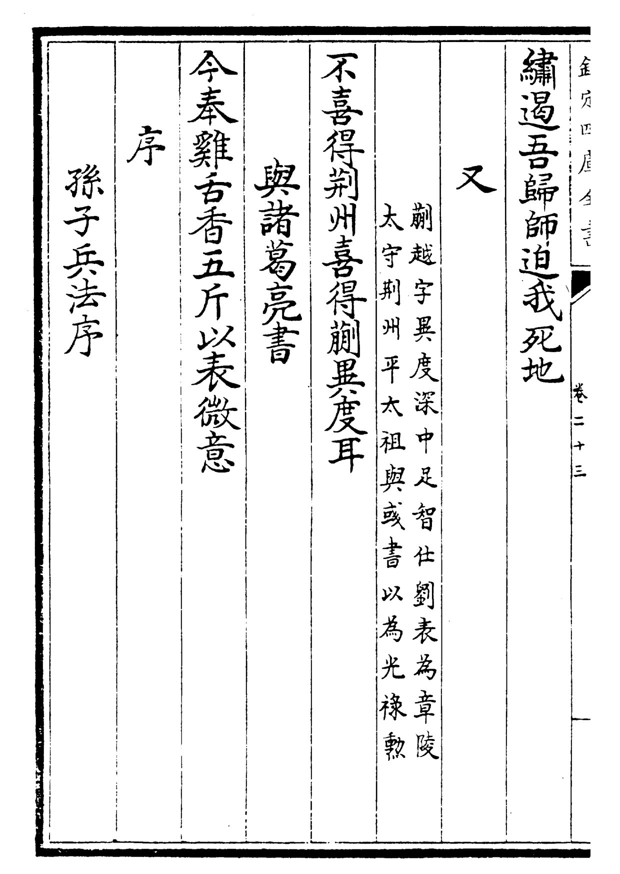
又

太祖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太祖將引還繡兵來太祖軍不得進連營稍前與彧書

賊來追我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

又

湍水東南流涅水注之涅水又東南逕安衆縣堨而為坡謂之安衆港太祖破張繡於是處與彧書蓋於二水之間以為沿涉之艱阻也



繡遏吾歸師迫我死地

又

蒯越字異度深中足智仕劉表為章陵太守荆州平太祖與彧書以為光祿勲

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

與諸葛亮書

今奉雞舌香五斤以表微意

序

孫子兵法序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食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戈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用武者滅用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賢之用兵也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我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畧解焉

祭文

祀橋太尉文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顔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貽己疾懷舊惟顧念之

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歸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樂府

詩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睿不如丕亦稱三祖庚溪詩話云魏武魏文父子横槊賦詩雖道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升菴詩話云曹孟德樂府如苦寒行猛虎行短歌行膾炙人口久矣其希僻罕傳者若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蚩又云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不惟句法高邁識趣近於有道

氣出唱三首

駕六龍乗風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歷登高山臨谿谷乗雲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玉女下來遨遊驂駕六龍飲玉漿河水盡不東流解愁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玉闕下引見得入赤松相對四面顧望視正惶惶開王心正興其氣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當專之心恬澹無所悕欲閉門坐自守與天期氣願得神之人乗駕雲車驂駕白鹿上到天

之門來賜神之樂跪受之敬神齋當如此道自來惶惶一作焜惶

其二

華陰山自以為大高百丈浮雲為之蓋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吹我洞簫鼓瑟琴何誾誾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為樂玉女起起舞移數時鼓吹一何嘈嘈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烟乘雲駕龍鬱何務務遨遊八極乃到崑崙之山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亭來者為誰赤松王

喬乃德旋之門樂共飲食到黄昏多駕合坐萬歳長宜子孫

其三

遊君山甚爲真確磈砟硌爾自爲神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爲堂芝草生殿傍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觴坐者長壽遽何央長樂甫始宜孫子常願主人增年與相守

精列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

能免何為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崑崙居思想崑崙居見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會稽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微

度關山

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鑠賢聖總統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獄有燔丹書無普赦贖臯陶甫侯何有失職嗟

哉後世攺志易律勞民為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斵世歎伯夷欲以厲俗侈惡之大儉為共德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為戚

薤露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已亦先受殃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鴈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對酒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班

白不負戴雨澤如此百穀用成却走馬以糞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愛其民以黜陟幽明子養有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木昆蟲

陌上桑

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嶷歷玉門濟天漢至崑崙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受要秘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絶人事遊渾元若疾風遊欻

飄翩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翩一作飄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

歸心

同前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墜崇侯讒之是以拘繫一解後見赦原賜之斧鉞得使征伐為仲尼所稱建及德行猶奉事殷論叙其美二解齊桓之功為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三解孔子所歎並稱夷吾民受其恩賜與廟胙命無下拜小白不敢爾天威在顏咫

尺四解晉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賜珪瓚秬鬯彤弓盧弓矢千虎賁三百人五解威服諸侯師之者尊八方聞之名亞齊桓河陽之會詐稱周王是以其名紛葩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絶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

路遵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一解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道啼二解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三解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絶中路正徘徊四解迷惑失徑路暝無所宿棲

失徑路暝無所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五解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秋胡行二首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牛頓不起車墮谷間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為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一解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負揜被裘似非恒

人謂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來到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二解我居崙崙山所謂者真人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歷觀遨遊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沈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崑崙山三解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而不譎乃賦依因經傳所過西來所傳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四解乃一作辭

其二

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經歷崑崙山到蓬萊飄颻八極與神人俱思得神藥萬歲為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解一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解二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國率土莫非王臣仁義為名禮樂為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解三四時更逝

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感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蚩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四解　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汎汎放逸亦同何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解

善哉行

古公亶父積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豳一解　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斷髮文身二解　伯夷叔齊古之遺賢

讓國不用餓殂首山解三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聖賢解四齊桓之霸賴得仲父後任豎刁蟲流出戶解五晏子平仲積德兼仁與世沈德未必思命解六仲尼之世王國為君隨制飲酒揚波使官解七

其二

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解一其窮如抽裂自以思所怙雖懷一介志是時其能與解二守窮者貧賤惋歎淚如雨泣涕於悲夫乞活要能覲解三

我願於天窮琅邪傾側左雖欲竭忠誠欣公歸其楚四解

快人由為歎抱情不得敘顯行天教人誰知莫不緒五解

我願何時隨此歎亦難處今我將何照於光曜釋顏不

如雨六解

郤東西門行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里餘行止自成行冬

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

故根絶萬歳不相當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

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反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碣石篇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臯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復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 雲行至此為豔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一解 波一作濤 右觀滄海

其二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雞晨鳴鴻鴈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商賈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二解 右冬十月

其三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籟深奧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三解 右土不同

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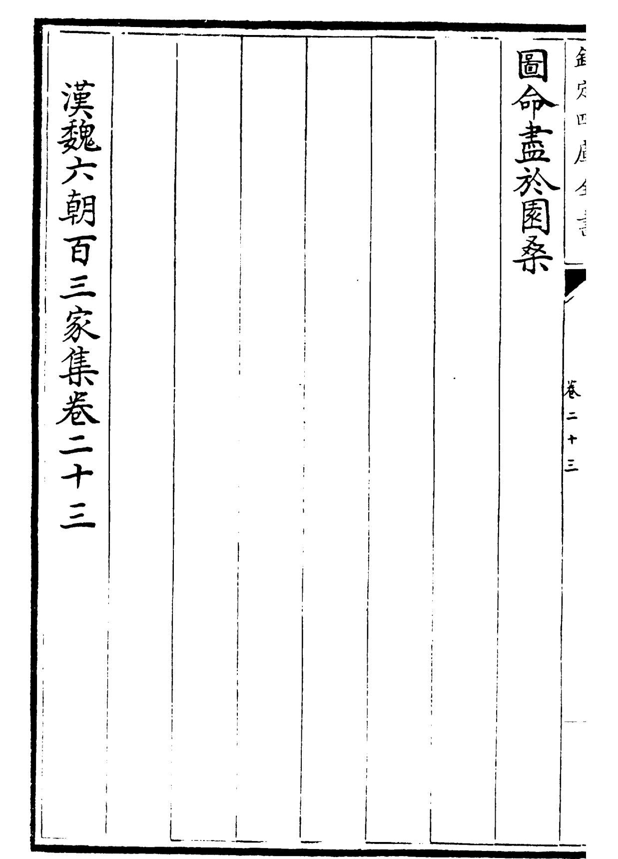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恬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永志四解 恬一作怡 右龜雖壽

謠俗詞

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繒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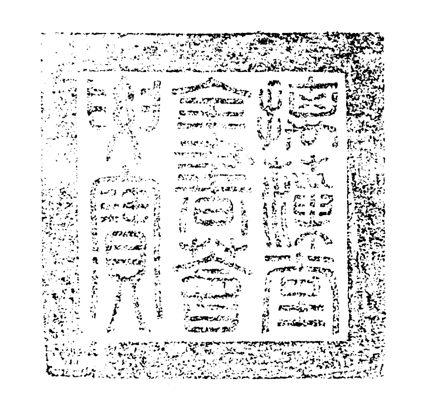
董卓歌詞

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



圖命盡於圂㮣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沈琙